

大卫·德席尔瓦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

，第 5 节，家庭和家务

© 2024 大卫·德席尔瓦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五节，家庭和家务。

家庭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庭是一生中遇到最频繁、参与度最高的社会单位。

公元一世纪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成员对彼此有何期望？换句话说，我们在《新约》中发现的如此多的亲属关系语言的日常背景和精神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保罗对被上帝收养和加入亚伯拉罕家族的重视？早期基督教领袖选择兄弟姐妹作为教会内部关系的主要模式，是想培育什么样的社区？如果我们要重新获得《新约》中关于信仰社区作为上帝家庭的丰富愿景，并理解关于家庭、血统和亲属行为方式的文本，我们需要沉浸在古代亲属关系的现实和伦理中。我们如何在古代世界建立亲属关系？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有一句话：购买房产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是位置、位置和位置。在古代世界，血统确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旧约和新约中对家谱的仔细关注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如果我们看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想想在流亡社区中实施的改革，我们就会明白血统和追溯血统的能力对于成为被称为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民的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有多么重要。如果你在 12 个部落的家庭中没有可验证的血统，你就不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

以色列民族内部有内部结构。内部等级制度是根据血统形成的。同样，在同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保存和表达祭司和利未部族血统的精心关注。

在古代，一个人的功绩，以及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始于他父母的功绩、他家庭或宗族的功绩以及他祖先的功绩。我们在讨论荣誉时会简要提到过这一点。一个人荣誉的起点是他出生的家庭的荣誉，这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托比特书》中的伪经。托比特派他的儿子托拜厄斯去收集一些银子，这些银子是托比特在旅途中寄存在一个家庭朋友那里的。托比特询问了那个人的血统。

所以，我从第 5 章第 11 节开始读。托比特问亚撒利雅，兄弟，你是哪个家族的人，哪个部落的人？告诉我，兄弟。亚撒利雅回答说，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部落？但托比特说，兄弟，我想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说，我是亚撒利雅，伟大的哈拿尼雅的儿子，你的一个亲戚。然后托比特对他说，欢迎。上帝保佑你，兄弟。

兄弟，不要对我怀恨在心，因为我想确定你的血统。事实证明，你是一位血统高贵的亲戚。因为我认识示玛利的两个儿子哈拿尼雅和拿单，他们曾和我一起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神，他们没有被误导。

你的家人都是好人。你出身名门。热烈欢迎你。

因此，阿扎里亚所能提供的最终履历是他的家族血统，他的直系亲属。由于他出身名门，在托比特眼中，他拥有祖先的信用评级，因此他被接受为陪同托比特的儿子托拜厄斯执行这项可能非常危险的任务的人。因此，在这些文化中，亲属关系和荣誉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想想马太福音是怎么开始的。人们经常问我，不是在神学院，而是在其他场合，我如何更了解耶稣。我该如何开始呢？我说，好吧，读福音书。然后我马上想到，哦，但不要从马太福音开始，因为如果你出生在 21 世纪的美国，马太福音 1:1-17 是一个糟糕的耶稣故事开头方式。

但为什么马太福音会这样开头呢？这并不是因为他缺少编辑。而是因为在他的文化中，他知道如何谈论耶稣，而他的重要性就在于谈论他的血统。所以，通

过讲述耶稣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来开启公元一世纪耶稣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样，马太福音就可以确立耶稣身份的基本主张，即他是大卫应许的继承人，也是亚伯拉罕应许的继承人。所以，这是一章高度神学化的章节，尽管对我们来说，它就像阅读立体声说明书一样。该谱系的另一个方面是马太福音对数字 14 的强调。

新约学者总是对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世系有 42 代而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世系有 56 代感到困惑。因此，有些人说，那是玛利亚那边的，他们一定有不好的基因，因为他们都死得早得多，因为另一个家谱记载了 42 代，而另一个家谱记载了 56 代。但马太福音实际上是通过数字命理学强调了耶稣作为大卫继承人的重要性。

希伯来语中没有数字，因此使用字母和数字作为其符号。在希伯来语中，大卫的名字拼写为上面有一个dalet，后面还有一个dalet，加起来是 14。因此，通过将 14 编码到耶稣的家谱中，将亚伯拉罕、大卫、流放和基督降临时最终得到救赎这三个主要事件区分开来，马太能够说耶稣是大卫的最终后代和后裔。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斜眼看着他的叔叔克劳迪斯，后者现在也成了他的继父。在克劳迪斯的一段话中，哈姆雷特说：“比亲戚多一点，但不够仁慈。”他所说的仁慈，并不是指温柔和善良。

他指的是同族或同类型，可能是哈姆雷特的亲生父亲，被克劳迪斯取代的兄弟。剧透：他实际上杀死了自己的兄弟。无论如何，亲属关系通常存在于同类中，反映出一种自然联系中的同一种本质。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族群的民族层面。希腊人可能实际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可以谈论他们与野蛮人的亲属关系，因为至少我们希腊人，无论我们的实际血统如何，都是同一种人。我们足够相似，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彼此视为本质上的亲属，而不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群体。

同样，犹太人广泛承认他们与非犹太人的亲属关系，尽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一个庞大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人们还可以从更地方的层面来看待亲属关系：部落层面、氏族层面或氏族内的家庭层面。亲属关系起作用的层次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在流散地，犹太人常常发现自己是少数，周围是其他族群、其他种族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对待其他犹太人，并将其他犹太人视为亲属，而不管他们之间实际的家谱联系是否接近。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犹太人占多数的地方发生改变。例如，在加利利或犹太，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犹太人，因此真正算作亲属的定义更为狭隘。

因此，我们会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氏族视为亲人，而将其他部落甚至氏族之外的人视为外人，而不是家人。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以犹太的一个村庄为例，当时罗马军队正在村庄里行进。

那时，村子里的所有犹太人可能都觉得彼此更加亲近，因为有一个明显且有权力的外来群体存在，而这个群体肯定不是我们。与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相比，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在罗马人离开后，我们可能会重新将我们的亲属群体定义得更加狭隘，不再认为村子里其他氏族的犹太人是我们对其负有家庭义务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亲属关系可以被理解得相当灵活。我们的定义可以根据环境和上下文情况而扩展或缩小。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耶稣都倾向于主张亚伯拉罕的大家族高于任何较小的分支，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的分支还是基于相似性的分支。

例如，所有信奉法利赛人教义和做法的人，虽然在血统上并非都密切相关，但很可能彼此视为同类，因为他们彼此是同类。针对以色列这些较小的亲属群体，耶稣不断指出所有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女儿。因此，我们不应该彼此分裂，而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对待彼此。

例如，当有人质疑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残疾妇女时，耶稣称她为亚伯拉罕的女儿，强调这位被治愈的、曾经残疾的妇女与犹太会堂官员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家

庭关系，而后者抱怨耶稣对她表现出的爱和医治。耶稣提到撒该，撒该是一个税吏，他被人诽谤，在某种程度上，他被人诽谤为税吏，在犹太为他们工作，在犹太为罗马占领军工作，帮助罗马占领军获得税收和贡品，中饱私囊，这很可能至少是一种刻板印象。但随着撒该改变心意，耶稣也这样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当时对耶稣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撒该恢复与其他人的家庭关系，此前他因与罗马占领者结盟而与其他人疏远。我们考虑最著名的是耶稣的寓言。它通常被称为浪子的寓言，但我更喜欢称之为两个兄弟的寓言，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两个男孩在那个故事中表现得都不太好。

耶稣的故事是针对法利赛人（也许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他们抱怨耶稣喜欢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而法利赛人认为这些人是其他人，是另一种人，属于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群体。耶稣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提醒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罪人和税吏也是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

他们是亚伯拉罕大家族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更好的思考方式不是把他们看作罪人和税吏，而是看作我们的兄弟姐妹。因此，他讲述了两个兄弟之间不和的故事，这些不和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表现出尊重父亲的行为，正是父亲让他们两个成为兄弟姐妹。

现在，为了解释新约，我们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可能是伦理道德，即古代用来管理亲属关系的道德规范。无论在何处建立亲属关系圈，指导亲属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都不同于指导亲属与外人关系的道德规范。这最终植根于这样的信念：亲属关系意味着为彼此的利益而努力，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亲属。

我们来谈谈社会互动的模式，即合作与竞争。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一讲中提到，古代世界将许多东西视为有限商品。对我来说，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你就必须拥有更少的东西，无论是粮食、金钱、荣誉还是其他什么。

因此，有限商品经济尤其会引发竞争，这是围绕获取这些商品进行互动的一种默认模式。然而，家庭不应为了商品而竞争，以免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而

应合作，以便整个亲属单位能够更多地获得其需要或想要的商品。整个亲属单位的力量、团结和利益是其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古代人类之间最牢固、最重要的纽带之一。这是友谊的缩影。朋友之间会拥有共同的一切。

朋友之间会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承诺。朋友之间会照顾彼此的兴趣，并分享资源来满足彼此的需求。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将兄弟姐妹视为友谊的顶峰和典范。

现在，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美国，至少在加拿大和西欧，我们接受了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观念。现在，我和妻子有三个儿子，你知道，我向他们灌输了关于兄弟应该如何行事的古老理想，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按照西方已被接受和普遍存在的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剧本行事。在古代世界，兄弟之间肯定存在竞争，但他们非常谨慎。

伦理学家们非常谨慎。家庭非常谨慎，不会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这意味着一个兄弟姐妹会胜过另一个兄弟姐妹，或者以牺牲另一个兄弟姐妹为代价获得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会试图在某些事情上胜过对方，但总是以一种有利于整个家庭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兄弟以牺牲另一个兄弟为代价获胜。

当我们谈论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时，古代人通常谈论的是卡德摩斯的胜利。现在，除非我们读过很多希腊戏剧，否则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太大意义，但如果你对俄狄浦斯的故事很熟悉，你可能知道它不仅仅是关于俄狄浦斯和他的那一代人。它讲述了他的孩子发生的事情，它被称为卡德摩斯是因为俄狄浦斯是卡德摩斯的后代。

因此，俄狄浦斯，在他的悲剧开始之后，俄狄浦斯的儿子们发现自己站在了战争的对立面。其中一个站在试图征服底比斯的波斯人一边，另一个则站在底比斯军队一边。他们在战斗中互相残杀。

这被称为卡德米亚人的胜利，因为它代表了兄弟姐妹关系的最低点。每个人都想赢，但如果你与你的兄弟姐妹争斗，你就赢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古代，伦理学家们竭力向人们灌输兄弟姐妹之间寻求彼此利益的价值观念。即使在一个重视荣誉的社会，兄弟姐妹也应该增进彼此的荣誉。因此，作为一个兄弟，我不会只寻求增进自己的荣誉，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想办法让我的兄弟姐妹分享我所获得的荣誉或我所获得的某些特权。

当然，我绝不会以牺牲姐妹或兄弟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利益。您可能已经看到我将如何看待基督教亲属关系，即当我们在教会内互相称呼兄弟姐妹时，以及实现这一点意味着什么。除了在所有事情上合作之外，亲属精神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信任。

因为亲属会合作以促进彼此和家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可以相互信任。在古代世界，欺骗和撒谎通常被认为是在外人面前增进自己利益的非常恰当的策略。例如，在伪经《朱迪思传》中，朱迪思为了接近敌方将军霍洛弗尼并砍下他的头，她用牙齿左右撒谎。

她试图进步，再次剧透，对不起，她试图促进村庄的利益，而这个村庄正被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围攻。用谎言来接近他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值得称赞，因为这可以促进她自己亲属群体的利益。然而，对自己的家庭成员使用谎言或谎言是极其可耻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将你的亲属视为外人，破坏彼此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合作的信任和承诺。家庭应该团结、和谐、共享价值观和共享物品。兄弟姐妹应该分享共同的理想、价值观和目标。

在古代文学中，我们经常看到兄弟要同心的训诫。我指的不只是基督教文学，还有希腊罗马伦理文学。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维护他们的和谐，宁可输掉一场争吵，失去一份遗产，也不要失去兄弟姐妹的爱，破坏或破坏亲属之间应有的和谐。

这种团结与和谐还体现在亲属之间共享资源。当发生冲突或伤害时，兄弟姐妹应寻求宽恕和和解。他们应向外人隐瞒彼此的耻辱或可耻行为，并相互耐心等待。

这与人们对待或回应这个世界外人的方式截然不同。这是一本关于兄弟姐妹之爱伦理的优秀入门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费城（兄弟姐妹之爱）是新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伦理术语。要获得一本优秀的入门书，请阅读普鲁塔克关于兄弟情谊（有时称为兄弟之爱）的论文。

这是了解古代世界亲属精神理想的绝妙窗口。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下古代家庭，它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运作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再次谈到了家庭及其人员，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运作方式。

他谈到一个家庭至少由一对夫妻、一位父亲和几位孩子、一位主人和几位奴隶组成。他的描述中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对成员中实际上都有一个人是同一个人。父亲、丈夫、主人都是同一个人，因此，他可以说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人物。

当然，这种基本家庭还有许多可能的延伸。未婚兄弟姐妹和女性亲属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并与之前描述的家庭一起生活，作为该单位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它通常会包括丈夫或妻子的任何在世父母。

有时甚至将已婚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纳入更大的单位。谈到婚姻，犹太人倾向于在民族内部、犹太人内部、部落或氏族内部通婚。再回到托比特伪经，这本书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公元前 3 世纪的伦理，而不是公元 1 世纪的伦理，托比特认为与外国人结婚是一种通奸。

对于犹太人来说，与犹太民族之外的人通婚，甚至与部落之外的人通婚，无异于活在罪恶中。婚姻通常是包办的，因为婚姻使家庭团聚。而且，婚姻实际上被理解为家庭之间的联盟，而不是两个情侣基于个人动机而做出的行为。

从概念上来说，女性总是倾向于融入某个男性的家庭。结婚前，她们是父亲的家庭。结婚后，她们是丈夫的家庭。

如果离婚，她就回到父亲家。当时不同族群处理离婚的方式不同。在犹太人中，严格来说，只有丈夫可以提出离婚。

因此，在犹太，在那些我们非常自觉地遵守摩西律法的地区，只要外国压迫者允许，妻子就很难提出离婚。在流散的犹太人社区，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容易。犹太人社区越是少数，就越能诉诸主流文化的法律体系。

然而，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丈夫或妻子都可以提出离婚。这通常意味着妻子要回到她最近的男性亲属家中。所以，如果父亲还活着，就回到父亲家中；如果父亲已经去世，就回到兄弟家中。

她会带着嫁妆回来，这是新娘父亲遗产的一部分，新娘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它。所以，只有当婚姻持续到死亡将夫妻分开时，它才会成为新遗产的一部分。古代家庭与现代美国家庭的区别在于，家庭是生产单位，而不仅仅是消费单位。

我家，说实话，我们五个人除了回收和垃圾之外，实际上并没有一起生产任何东西。但我们一起消费。

但在古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你可以从最高级的贵族阶层来考虑这一点，参议员和他的家人可能自己住在罗马，但实际上从未见过乡村庄园。但庄园的一部分，家庭的一部分，我应该说，不仅仅是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还有主人和奴隶。

而那个贵族参议员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奴隶在远离罗马的内陆地区工作。所以即使是贵族家庭也是一个生产家庭，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都来自这个庞大的家庭单位。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更卑微的环境，一个工匠家庭。

例如，甚至我们推测是耶稣自己原生家庭的家庭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工匠约瑟带着他的一个或多个儿子一起来，一起做手艺，他们一起努力挣钱，维持家庭的运转。除了他们之外，家里的女性，也就是玛丽和耶稣那些未透露姓名的同父异母姐妹，也会以某种方式做出贡献，要么帮助管理男人们的工作。

有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有多少女性实际上为这些生产家庭记账或做类似的事情。或者参与古代世界所谓的妇女工作。因此，她们可能会在男性工作的同时从事自己的手艺，成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例如，我们还可以想想西门一家（后来被称为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鲁。他们全家可能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捕鱼业务，西庇太一家肯定也参与其中，他的两个儿子和他一起在船上。在这些情况下，家里的妇女也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家庭捕鱼业务。

例如，我最近去了玛格达拉，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家庭工业区。这是一个渔村，大概就像迦百农一样。在家庭建筑中有一个专门用来烘干、腌制和保存鱼的房间。

因此，西庇太家中的妇女很可能也参与了家庭生产。现在，丈夫/父亲/主人最终负责家庭管理。古代世界的科学为我们带来了经济学。

这被称为oikonomia，即家庭的统治或管理。伦理学家用责任、勤奋和仁慈关怀来描述这个男人的权威。当然，在实践中，这些户主行使权威的方式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美德或缺乏美德。

当然，这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和父权制社会。同样，如果我们转向亚里士多德，阅读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家庭的看法，他谈到男性是家庭中的自然统治者，女性是自然的臣民。也就是说，根据男性和女性从出生起就具有的天赋和局限性，他说，我很快补充说，他说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领导是合适的。

他将父亲对子女和奴隶的统治比作绝对君主对臣民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将丈夫对妻子的统治比作公民之间的宪法统治，公民在价值上平等，但在权力上不平等。因此，他观察到了一些区别，但仍然相当清楚地确立了丈夫-主人-父亲对家庭中其他所有人的权威。

犹太作家的主张实际上更加极端和笼统。例如，约瑟夫斯在简要论述家庭管理时写道，法律规定，女人在所有方面都低于男人。因此，让她顺从，不是因为她受辱，而是为了她可以被指挥。

因为上帝赋予了男人权力。现在，希腊、罗马和犹太伦理学家都同意丈夫不能利用自己的权力伤害妻子。此外，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到女性的低下地位。

但约瑟夫斯却知道。因此，这些古代文献中关于妇女地位的具体概念存在一些差异。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在古代世界，妇女被视为财产，是动产。

但说实话，我还没有发现希腊罗马或犹太作家真正用这个词来谈论家庭中的女性。他们毫不羞于谈论奴隶作为财产。但我实际上并没有发现他们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女性。

也许这是我们强加给古代世界的一种刻板印象，需要重新审视。妻子被视为管理家庭的重要伙伴，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总是因为性别而处于次要地位，没有考虑到她们的天赋和能力。现在，在古代世界中，对女性，即妻子，有一个相当明确的理想，在这一点上，希腊、拉丁和犹太作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这种理想的特征之一是顺从，正如我们已经从约瑟夫斯的引文中讨论的那样。普鲁塔克用音乐的类比更巧妙地表达了这一点。在他的《婚姻忠告》中，他写道，当两个音符一起敲响时，旋律属于低音符。

同样，在一个好的家庭中，每一项行动都是由伴侣共同商定的，但却体现了丈夫的领导能力和决定权。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注意到古代世界的音乐有多么不同。根据我的经验，我习惯于女高音有旋律，而她下面的每个声部都有和声，但显然，希腊和罗马音乐的运作方式相反，旋律由较低的演奏乐器或较低的歌声演奏，和声或高音由较高的歌声演奏。

因此，普鲁塔克用这个形象来细化丈夫和妻子之间如何相处融洽的形象。他试图软化它；一切都应该按照协议进行，但由男人来主导协议。这种古老的妻子或女人理想的另一个方面是沉默和沉默寡言。

亚里士多德赞同诗人所写的“沉默是女人的光荣”，而两三个世纪后，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耶路撒冷，本·西拉写道：“沉默的妻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没有什么比她的自律更珍贵了。”显然，沉默，即自我表达的克制，伴随着顺从和等待丈夫的主导。

这一理想的第三个方面是隐居，女性将自己限制在家庭的私人空间内，或者如果在公共场所，则限制在适合女性的公共场所，如市场或在某些沙漠社会中的水井。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写作的犹太作家斐洛写道，女性最适合室内生活，这种生活永远不会离开家，在房子里，中间的门是内门，中间的门是处女的边界，外门是成年女性的边界。公元 100 年左右，非犹太裔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写道，一个好女人应该在与丈夫在一起时最引人注目，而当丈夫不在家时，她应该待在家里或躲起来。

因此，男性再次占领了公共场所，但女性的想法却大不相同。然后，这一理想的最后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性纯洁。一位匿名的新毕达哥拉斯伦理学家写道，女性最大的美德是贞洁，他指的是性专一、婚前贞洁以及一生中只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

希腊文、拉丁文和犹太文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中谈到了《马加比四书》，这本书中，除其他内容外，赞扬了一位女性的男子气概和勇气，赞扬她拥有让战场上的男人们汗颜的勇敢。但即便如此，作者最终还是必须回来强调她的女性美德。

因此，在上一章中，我们读到她说，我是一个纯洁的处女，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房子。这种隐居有助于保持贞洁。但我守护着造就女人的那根肋骨。

没有诱惑者在沙漠平原上腐蚀我，也没有毁灭者、狡猾的蛇玷污我贞洁的贞操。在我成熟的时候，我和丈夫在一起。所以，我一生只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

我们先从婚姻，特别是古代妻子的理想，回到孩子和他们的现实。古代家庭中的孩子绝对受父母的权威，尤其是父亲的权威。他们被教导要理解对父母的责任。

例如，亚里士多德会说，孩子永远无法偿还父母给予他们的生命，更不用说养育和抚养。因此，孩子必须在父母的一生中继续尊敬父母，并以各种形式表达感激之情。这是孝道的特殊标志，是履行作为儿子或女儿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

人们认为孩子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与父母相似。我们已经看到，光荣的父母身份对孩子有积极的影响。在古代，挑战一个人荣誉的常见方式就是谈论他的父母身份。

也许这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请看约翰福音，例如，耶稣的批评者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回答说，你们是撒旦的后代。你们是撒旦的产物。

攻击父母是攻击荣誉的一种方式。古代世界的教育千差万别。教育始于家庭，适用于所有人，但通常仅限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

这可能包括学习家族手艺和足够的文化水平以做生意（如果相关的话），但也包括学习该家族所属更大群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宗教教育是家庭事务。首先，我们可以在这里考虑申命记 6:6-9，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犹太教的这一核心经文是最接近犹太教信条的经文。这里，以色列，主我们的上帝，主是唯一的，或者主是我们唯一的上帝。但接下来，或者几乎接下来，就是说，你要把主的诫命教给你的孩子。

父母要将宗教教导传授给下一代。如果我们再次翻开《马加比四书》第 18 章第 10 至 19 节，我们会看到一幅精彩的画面，申命记第 6 章的训诫正在被践行，一位母亲回忆起这个家庭的父亲如何始终如一地、耐心地向他们的七个儿子灌输以色列经文中所包含的价值观、故事和希望，从而使他们成为他们选择为虔诚而死的那一天所证明的那种人。对于中等富裕甚至更富裕家庭的男孩来说，教育可以更加广泛。

许多这样的家庭，当然，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上层阶级，可能是占家庭上层 2% 到 5% 的家庭，都负担得起拥有多个奴隶。如果他们有孩子，其中一个奴隶可

能会充当教师，其主要职责是教孩子们礼貌，确保孩子们在开始学习东西时知道如何守规矩，确保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第二天做好充分准备回到他们的老师那里。

嗯，在我看来，教育家这个词听起来不错。但教育家实际上并不是老师。我们的教育学一词源于此，但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联系。

真正的老师不在家庭中，而教育家则是纪律执行者，他们确保学生学好课程，完成家庭作业等等。对于希腊或罗马城市或殖民地的公民来说，实际上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套强大的公共教育体系，专门为城市中有限的人群（即公民）服务。许多古代城市仍然保留着体育馆的遗迹，体育馆当然是学习体育、练习体育和锻炼身体的地方，但这些都是更大规模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中学也是公民学习语法、修辞、逻辑、哲学、文学、几何、音乐和整个古代世界课程的地方。在不同背景下，也有不同类型的学校。例如，我们知道，在犹太背景下，有些学校可能包含其他一些学习领域，但主要侧重于教授托拉、教授以色列的智慧传统，也许在最好的情况下，将以色列的智慧传统和托拉的宗教指导与其他类型的非本土教育结合在一起。

我们来到了家庭的最后一层，家庭的最底层。没有别的词可以表达，那就是奴隶制。奴隶制在古代世界非常普遍。据估计，在地中海周围，五分之一的人是奴隶。

在一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可能上升到四分之一，或者据估计，甚至三分之一。奴隶制往往是军事征服或镇压叛乱的结果。例如，随着罗马扩张其边界，被武力征服的人往往最终在帝国内被卖为奴隶。

因此，随着罗马的扩张，整个帝国的奴隶供应量也随之增加。在塔西佗和约瑟夫斯的著作中，你可以看到那些从事奴隶贸易的人如何与军队同行并跟随军队，因为他们知道军队去哪里，哪里就会有奴隶，他们想在那里从底层捞钱，从军队那里直接买奴隶，然后再把他们卖回帝国中心以赚取利润。奴隶制也可能是对犯罪行为施加惩罚的结果。

这是对各种罪行的常见惩罚。如果你生来就是奴隶，那你就是奴隶。因此，奴隶之间的简单生育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

而拖欠债务，尤其是在埃及，常常会导致拖欠者沦为奴隶，他们将被卖掉以偿还部分或全部债务。当然，然后，他或她就属于别人了。古代经济因奴隶制而存在，并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之上。

因此，当我们思考古希腊、希腊化世界、罗马的财富以及那些从罗马获利的人时，我们需要记住，他们获利的原因至少是间接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直接的，因为整个罗马帝国都实行奴隶制度，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是古代世界几乎所有事物的伟大信息提供者，因为他几乎什么都写过。亚里士多德将奴隶视为一种活的工具。

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定义，但本质上，它抓住了要点。它准确地抓住了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奴隶。奴隶与锤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奴隶是活的，而锤子不是。

但就权利而言，就主人对其财产的权威程度而言，奴隶和锤子并没有太大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有些人则是因为运气好。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也许有些国家似乎天生就养奴隶。

但他也知道有些人，也就是奴隶，并不是奴性的。他们因为一些不幸的事情而沦为奴隶。比如军事征服。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城邦征服了城邦，波斯帝国占领了亚里士多德居住地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奴隶完全受主人的支配。但伦理学家试图灌输奴隶主谨慎行使这种权力的观念。

例如，亚里士多德写道，滥用这种权力对双方都有害。因为部分和整体、身体和灵魂的利益是相同的。而奴隶是主人的一部分，是主人身体中活着但分离的一部分。

尽管有各种道德规范，但对待奴隶的方式可能很残酷。而且，如果真是这样，也没有法律补救办法。一些伦理学家试图通过培养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互惠关系来抵消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权力不平衡。

因此，我们在赞助、友谊或互惠关系中谈到的那种关系将被引入到主奴关系中，因为这些作家试图培养双方在这种不平等关系框架内交换善意的愿望。我认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第 7 章的故事中看到了这一点，故事中一位百夫长关心他奴隶的福祉，但他如此关心以至于他不遗余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荣誉，为他的奴隶实现他所需要的，即治愈。然而，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奴隶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他或她的生育，都在主人的权力和权威之下，因此，完全取决于主人的美德或缺乏美德。

奴隶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的一生也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最糟糕的是那些被拴在船上、划船的军舰或商船上或在矿井里工作的奴隶，这些奴隶通常几年后就会死亡。但最极端的，还有皇帝家里的奴隶。

皇帝家里的一些奴隶比各省省长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能够为自己积累比各省省长更多的财富，最终成为自由人和有名望的代理人。在以弗所，有一个大门通往大型集市，即城中工匠聚集的地方。那扇门，即南门，是由奥古斯都自己家里的两个自由人建造的。

这证明了两件事。首先，这是对庇护人的感激之情，因为这些自由人将奥古斯都视为他们的庇护人，因为他给了他们自由。但同时也证明了如果一些奴隶有幸成为帝国奴隶而不是落入其他地方，他们会变得多么富有和强大。

现在，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自然家庭中的亲属关系，但亲属关系不仅仅意味着血缘关系，即使对于古代世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菲洛，我们这位来自亚历山大的 1 世纪早期犹太人，写道，亲属关系不仅由血缘关系来衡量，还由行为的相似性和对相同目标的追求来衡量。菲洛还指出，未能分享理想，例如家庭成员之一背弃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亲属关系的瓦解。

斐洛将对上帝和犹太人生活方式的承诺置于自然亲属关系之上，他敦促读者确保外邦皈依者（这些人不可能在谱系上与犹太人有任何关系）能够受到新家庭（犹太社区）的欢迎，因为这些外邦皈依者为了美德和宗教而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亲戚和朋友。同样，耶稣也意识到跟随他会威胁到自然的亲属关系，所以他建议他的追随者们一起组成一个新家庭。我们可以称之为虚构的亲属群体，

他们本身没有血缘和谱系关系，但有着如此密切的承诺，以至于善良、同类比自然意义上的亲属关系更重要。

所以，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因此，耶稣希望门徒为了成为门徒，可以断绝亲属关系。

另一方面，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些聚集在耶稣圈子里的人彼此成为兄弟姐妹、母亲和儿女，信徒的家和信徒的田地成为今生自己的家和田地，弥补了任何自然亲属关系的缺失。好吧，我们要看看新约，我们将在下一讲中特别看彼得前书，思考一下这个背景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教会在形成一个虚构的亲属群体时发生的事情。

这个新的家庭是如何构想出来的？亲属关系的精神如何塑造早期教会的关系精神？它的影响是什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早期基督教的宣言对自然家庭和自然亲属关系有什么影响？我们会看到，正如彼得前书从头到尾反映了荣誉和耻辱的价值观一样，它也非常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亲属关系的价值，亲属关系的精神，使用家庭作为思考教会及其内部关系的主要隐喻。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关于新约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 5 节，家庭和家属。